



屏溪先生集五

書

共三十

~16
2419
5



和
2419
30-5

屏溪先生集卷之九目錄

書

上寒水齋先生 ○ 十八

上芝村李公 喜朝 ○ 八

上文巖鄭公 澹 ○ 二

上厚齋金公 翰 ○ 四

上權判書 尚游 ○ 四

上李判書 晚成 ○ 一

上閔相國 鎮遠 ○ 一

答鄭窮村 纘輝 ○ 一



與俞南平

相基〇一

與李退夫

先稷〇一

答權調元

癸〇三

與權敬中

定性〇二

答崔成仲

徵厚〇二

答尹晦甫

焜〇二

答李公舉

來〇二

屏溪先生集卷之九

書

上寒水齋先生

己丑

穩侍涉月徒勤提誨歸路點檢無一依倚只是涉學
 淺淺志氣輕率無少立跟進步之望內省瞿瞿將不
 免於自欺之小人也近得司馬公無不可對人言者
 之語意謂此矯輕之第一砭而尤切於自己病痛實
 要硬着做去素欠一刀兩斷底勇究竟成就亦可慮
 者在湖數月更將心經太極二書以為溫繹地而種
 種疑慮復有許多般葛藤生來正緣平日涉獵泛看



屏海集 卷之九
之病也殊可歎也敬納數條得以開示則孤陋之幸
也曾教啓蒙不可不看以知易之大旨故頃與一二
士友會於僧舍以爲十日之役而見解苟簡一向自
瞞如此似不可識得這大規模也大抵圖書之奧策
數之細欲質於膠擾未定之胷宜其愈求而愈不得
也此不可以短紙罄論姑待更進之日矣近見彼所
謂禮記類編者凡其本編固不暇言而至於庸學變
亂經文顛倒章句少無顧藉雖外謂遵朱子之遺意
其誣聖毀經之誅烏可逃乎况其肆然刊布參講
重宸將以行於今與後世此則鑄與世堂之所未敢

及者也然而士氣死咋無敢倡義明辨者殊可惜也
申生慙門下高蹈今忽奄然悲惜何已計其藏事似
在前月而路遠無聞可鬱李生東頃進几下言論見
識果叶所聞否向日歷訪之計以不記村名之故終
見緯繡迨以爲恨春間請業之行見方索性周旋而
最是科說纏縛難動且凡百恙故生出意外此亦安
知其必成也批論通編議於洪內翰啓迪則果欲考
謄而似不可以時月期云矣

別紙

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沙溪先生近思釋疑

據語類中修道之教之訓以爲此定眾人又以利害相攻者於此定矣之文爲定人之一證鳳九則意以爲向之以下云云者非必謂眾人之如此者聖人於此而定之也聖人自加定之之功則向之云云於此自定云耳且以上下文勢觀之惟人也於眾物之中爲最靈而惟聖人又於眾人之中獨能全夫太極之道則人之極於是乎立而爲眾人之標準故修此聖人之道則爲君子悖此聖人之道則爲小人此一段文勢似難以定眾人看未敢知如何

朱子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此特言心之體段而四性之用只舉知覺而言者何也蓋心之發也知者莫不先之故朱子之言如此而若求其所以知之者則不過爲智之事智是理也理無造作雖待心而運用不可以此而謂非智之用也近來以知覺爲心之用而非智之用之論不可曉也今若曰心性各有用而不相干涉則豈不爲兩岐之病耶

太極圖解以謂○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又曰中○者其本體也其下又分言陽動陰靜而曰○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蓋旣以中○謂動

陽靜陰之本體則固知太極爲體陰陽爲用而又於陰陽之中分言太極之體用何也體字之上又着本字其意似別蓋中○者乃無極而太極從原頭本然而言故曰本體及其下分陰陽以後則乃流行對待之時也故反以陰靜爲體陽動爲用矣然則上面本體之體其下體用之體似各有義意而不相抵牾未知如何

上寒水齋先生

庚寅

春日尚寒不審道體動止如何下懷嚮往不任憧憬鳳九爲妻父襄事今月初來抵德山擬以今日發向

門下候問起居兼講近思一書意外有科舉之期京優委至親意催還馬首旋北初計墮空東望江雲倍切忡悵因韓友永叔聞先生以三月和暖時欲舟遊龜島轉入仙巖又恨不得隨其末塵以備冠童之列也華陽老先生文集尚未刊行世之慕向老先生者亦莫得一見文字誠斯文欠典自令季令監丈移除關西洛中士友輩以爲趁此刊集時不可失竊自念文集之未易刊出固已聞命而且不可知者人事也諸老長者若皆捐世而世之慕向日遠日怠則百餘冊八梓亦豈易辦事耶若其朝家所諱文字雖

姑不出至於訓誨後學裨益世道者為先抄刊以復播示則其在道理儻無所傷否耶第聞關西刻手不如三南刊役似難云若以如干財力送于洛下章甫以芸館活字印出百餘本則京鄉士友之願見斯集者必多有各力印出者此實傳布之一路也

上寒水齋先生

丙申

疏本辭旨痛快義理嚴正讀未半殆令人氣增死者有知想必骨冷而心媿也下段初意謂欠太略而對敬仲有所云云矣此固未入商量也第其數句不但語約而意盡且渠輩只發其端則何必自我張皇耶

誠所謂小人之腹不可料者也

上寒水齋先生

官爵有無固不加損於先生而第自 上燬書則此指為異端也彼方以大賢醇儒見被 恩禮則先生之為今日異端亦不足恥而斯道之厄到十分無餘慨恨猶歇後語也錫文疏可發一笑其所為言首尾不能相照應無一箇半箇近似語如非全無知識者何能瞞為且所謂辛酉書其意態竊凶措設極巧睡相所謂縛束操切甚於獄吏者真的勘破也老先生墓文中交煽語知者知之而不知者猶疑其過淡今

者一副公案忽自渠輩而出之此殆天公會事發毋論彼此稍公其眼目者無不駭惑是亦奇哉後面駭機將無限層激先生則固已一任其攸爲而門下諸人之結轆憤憫其何如也

上寒水齋先生

洛下近以申球事作一鬧三司諸議多有罪申之論而頃者李箕翊至於構草詣臺而止蓋金仲禮諸議主此老成之論則大半多不可罪之論而至於新刑判則主兩斥之論以爲言實僭悖不可轉示宜碎其板然意在億逆而事關後弊不可不罪申球尹錫來

宋必恆則初避不無觀望意而其後尹則累避而終不言尼之僭悖故非之者多矣大抵此事不可置之溫吞暖處而廟堂袖手而觀之三司則陳避而已彼輩則把作大事人無不陳論畢竟未知如何歸宿也且聞左台於頃日入對論大尹學術袖劄以入不果上云未知袖劄初何意而不果上終又何意也

上寒水齋先生

見教老先生文集事繁有委折仲夏芝村之行已依門下書尺墓文外諸文字抄印之教與芝丈相議矣伊時果有書稟於門下者竊想記有之矣其後沙溪

先生致祭時鳳九赴章甫之末左相李公亦赴會矣送胤以邀謂以老先生文集事有相議者不敢終辭詣其幕次相公爲傳閔台欲以印事不數日將陳達仍問此事如何鳳九以爲此事若達天聽則事貌不輕將抄各色文字以成全集規例耶相公曰然矣大文集例有前後別續之目今若先抄三四十卷以爲前集則似無不可矣鳳九曰第有一事此事自芝丈發之送議江門初則以只印疏劄爲言中則以書尺墓文外諸文字八印爲計末梢奏達轉成全集則事體尤重而不議於江門自此徑達未知如何相公

答以閔台旣以定計非他人可撓自當任之而已罷還之數日閔生翼洙貽書小生曰家親奏達事執事有不快云然否此計已止之矣鳳九略以相公座酬酢答之頃聞此台終請榻前其間已更數月無一番相議將來抄刪之議固未知必稟門下而書尺墓文若不善裁抄則所關亦不細且老先生文字之役任之別人不相與聞亦似非先生情義道理酌量重輕處得合宜是區區之望

上寒水齋先生

問議禮官昨又下去聞轉自他地終到門下未知回

對如何茲事實遵 國朝典禮則義理似不外於在
京大臣之議耶書本辭義固當如此而體段無或欠
草草否向來章奏一切紛紛而先生獨無一疏似聞
老成之論皆以此爲得體而年少之議或不無惑信
乎人見之不可一之也第陳戒疏上來則或者之惑
似寢止矣

上寒水齋先生

從享之議鳳九於槐山行中已承教矣歸議舍弟則
渠見固如此已不敢爲汲汲計而二先生并請之論
粹發於齋儒畢竟渠雖或當之必欲得先輩定論以

重事貌未知其單并之間如何爲得而玄翁并舉之
議已自平山書院通文到泮近又聞遯巖院儒將爲
慎齋先生又發此議如此則合四賢並舉矣從祀固
斯文重事而四賢并舉又甚重事其義宜不可以一
泮任容易判着以定舉止而四至之論迫之不己其
勢實難無所別白因循撐過也終不知何如果合義
理也昨逢閔生翼洙爲言文集事其家大人初則實
止 筵白之計中間被戶判丈力勸而至謂門下必
樂聞故終果陳達云想戶判丈不詳門下本意而以
致如此耶且聞宋生婺源爲稟此事數日將就門下

而抄節之事當自主之云相對時若與細商量則好矣

上寒水齋先生 戊戌

禮郎以 嬪宮喪期功當否議方下去當初朴 批
中斟酌判下之教 聖意固有在而諸大臣之議皆
主期年故有此特問而必欲得可否之論也大抵禮
父之於子長斬而衆期舅之於婦長期而衆功蓋為
婦之於為子也皆降一等雖曰長婦若非當為斬衰
者之妻不當服期今 春宮雖承嫡統以四種論似
不得當斬衰之嫡然則於 嬪宮喪而服期云者似

不能深究禮意也朴疏中庚申一條援例大誤而金
領相之議亦不敢貳之是未可知也第賤見之謂不
可期者只是以禮意推演為說矣然考之輯覽源流
等書嫡婦期條下無明白可據之文抑勿論長子之
當斬當期而為其妻則皆當服期耶如此則今日之
期無可疑賤見若或不甚謬則亦合商量處而至於
奏御文字則到底快說下語甚窒礙難便不敢知如
何說去能不失禮意又不礙人目也朴疏未出前聞
一種之論以為 世宗朝大功之制在大典未成之
前今當以大典為準旨意殊淡云不數日朴疏果出

屏溪集卷之九
此必有所動而發竊料此事又作後面不好根株莫
非天也奈何門下自甌卜以來一不獻議蓋不欲自
處於大臣之禮今者雖用此例固不是無所據第以
禮特詢而一例無對則士友間恐不無抑鬱之歎實
不知其重輕何如也乞加量宜財處以副區區顯侯
之意今不獻議若有再詢之舉不可終默亦宜預講
以俟并須諒納焉

上寒水齋先生

昨見李持憲重協書論 端懿喪服制之失功限已
盡終無一人言者李書能突出差強人意思但其引

古禮嫡子婦之功則全未當着惟我 春宮既升儲
位孰不曰嫡統所歸而此實承重之嫡非四種正體
之嫡矣 春宮既不能當斬衰之嫡則 端懿之喪
毋論古禮今制何可用嫡婦之服耶若以嫡婦之服
服之何論期之失也功亦失矣須用 莊烈大妃之
服 仁宣王后功可矣李固慨然發而於此則似不
敢到底說可惜今聞有議大臣之 命先生雖在野
必不免一番承詢未知如何對之 春宮嘉禮姜嬪
復位之議雖不隨例獻議而亦皆略陳盛見今亦似
不得全無一言耶門下果有進議之舉而以臺書泛

稱得宜則此并與其嫡一字而許之也似欠別白若曰其所引古禮者雖未知皆可為今日之證而若降服大功則實合禮意云云則本意似可較著而亦不至突兀之歸矣幸乞益垂鑑量

上寒水齋先生

前月初聞將有詢禮之命議草最後得見而鄙見不能無奉稟者有懷而不一聞之則殊非道理所安茲用別紙胎納伏乞視至竊念此着關世道斯文顧不細而在門下最是一大節拍乞須重入裁量

別紙

竊觀儀禮天子諸侯絕有期惟正統有服蓋於子期於子婦大功是正服也

右先生議草

按儀禮天子諸侯之於子惟正統有服雖正統而嫡庶之服各異於正體則斬或以庶立嫡則期是以於子婦而或大功或小功者亦隨嫡眾而降殺之也蓋於子而斬則於其婦也當服大功於子而期則於其婦也當服小功喪服圖庶婦小功條疏世子廢疾立庶子舅姑為其婦小功獻議中云於子期於子婦大功於子期者是四種子之服而於子婦大功者反是正體子之婦服也既於子而不敢以嫡服服之寧獨於子婦而以嫡服服之耶今

之當服大功云者其意蓋在於開元禮庶子婦之大功不可與儀禮嫡婦之大功渾而論之今獻議中此段泮之儀禮則子期則是而婦大功則非泮之開元禮則其期其功固皆是矣而既以儀禮云云冒頭則似不得以開元禮看去文勢旨意自相掣肘誠不敢知先生本意如何也

若三世傳重之子服斬三季是加服也而於子婦無加服之文故儀禮圖以大功著焉者此也後世因魏徵奏議升爲期年至今因襲

按既言服斬之制而即承之以以大功著焉之語此

其文勢自然與上面於子婦大功之大功同一嫡婦大功也若以正體之斬擬之於今日而當服嫡婦之大功云爾則何必棄開元之期而從古禮之大功耶竊想盛意以於子期於子婦大功爲主意而中間服斬升期等語不過泛論而已而蓋其文勢則殊欠別白不但於子期於子婦大功一段考之儀禮已難區處從文勢而摠論之斬衰之嫡自有歸處而大功之制實用嫡婦大功也於著焉者此也下若曰雖斬衰子之婦猶尚服大功況今日服制何可以期論乎云則門下之意可章章明矣今既不如此說去而欲令

人如此看得則似乎難矣若今之見此者不知門下之本意而謂門下之意本如是則未知門下以爲如何也

第今日禮論自春間禮官之疏忽不在於服制而別有所疑懼者存焉是以舉世諱言而猶私相竊議往而愈激者只爲今日之期一反己亥尤翁之議故也至於予人亦相譏議曰今日無己亥西人其言未必出於導善之良心在我則亦足爲一羞恥矣然其責實在於在廷諸人而士友間皆言在廷諸人已不足責矣宜自門下一言釐正鳳九每謂雖有國家大事

身不出則無可言之義矣至有詢議之舉則又不可一切用是例故前度兩書之稟蓋此也金領相以議禮家子弟不能正之於最初獻議則士友之想望於鄭宗伯之入京者大矣而又無一言而歸識者之慨然至今不已乃者臺書出而 諮詢之命再及門下皆以爲門下於此義不可終無一言而其所以言之也必將明白痛快莫不側耳而俟聽矣及夫進議也盛意果以大功爲主向之慨然者庶可以慰其望矣而只以文勢抵牾意未條暢見之者未免聽瑩於言下不知者至或并與其主功之意而不能曉然士林

之所以抑鬱者尤如何也今之溪憂遠慮媿嬰於此事者蓋謂異日之魚肉未必不崇於此上自卿相下至三司莫不慨然於屋下而亦莫敢一言於君上使先王制禮之本意一任其倒置而六十年士林大論因此墜乖顧此一着不待異日之魚肉而却恐存亡之機定在於此也今有任世道之責者則必以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惟眼前義理是秉是持無少虧缺然後可以救世道之萬一矣門下平日雖以謙德之盛不以世道自任而若知今日人心之陷溺至此之極其所以一分救正之意必有不容自己者也只

恨鳳九輩不敏之甚不能以此等委折前此而詳陳之以備裁量也昔退陶先生初定嫂叔之制後乃改見則不害爲其更也皆仰矣况先生本意初無所失而只以文字之偶失考檢則宜於此後辭疏略陳本意使人知先生之意在功而不在于期主衆婦服而不主嫡婦服則庶可答今與後之曉曉矣未知盛意以爲如何

上寒水齋先生

己亥

頃金春坊鎮商進論練書至有議大臣之命終行練事而傳聞門下主當練之論未知或說果信否以

禮言之杖然後乃具練禫之節蓋杖練禫自是一串事若降而不杖則不禫矣既不禫而獨行練則無此理矣若以爲無不杖不練之文而必欲行練則太泥謹考老先生集中論妻期條先生之意蓋謂家禮爲妻服不言父在父亾若一遵家禮則通爲杖期矣雖父在既杖則禫矣又聞宋友婺源昨年因水原伯子婦喪有所仰稟則門下以老先生每以不論父在父亾而杖禫爲主吾何間焉爲教此則實主杖期練禫固無不可今不杖而行練行練而又不禫則禮意必不然抑恐傳者以門下主杖期之說翻訛而致有紛

紛耶傳聞不能無疑敢此煩稟

上寒水齋先生

通考校事僅已斷手送付宋景徽所矣聞隨繕寫畢而傳之安東但繕寫甚難寫後又一校過如此之際時日殊多權府伯瓜歸已迫恐未及事畢而遽失其主事者也是慮論孟章之不入於或問者則雖精義之兩程說或多闕漏不載竊以爲老先生當初編錄本無意於去取問義只欲合兩冊而一之以爲後學考閱之便則兩書之一字一句不必漏棄抑此承命謄載之人偶失照管耶謹依兩本而一一收八用使

後之覽者不至有闕漏之歎未知其果不大害悖否
上寒水齋先生 庚子
斬衰帶虞後易布之說見斬衰章疏而帶之麻布所以變斬衰者則其重若此矣此說前後禮書不少槩見只有賈氏寂寥一言而况其言非演解經傳乃自義起者則從他易布終涉未安若用古禮則變經而不變帶若用家禮則經帶俱不變似合宜未敢知如何

上寒水齋先生

芝文白帶之論數次往復不相契合而畢竟疏請定

制只當俟其出場如何而至以不從朱子多少誨責殊不勝惶歎似聞金領相以麻重於布從重帶麻之意獻議云矣且其議中喪人出外服色勿論前銜士子皆用私服云未知其義理果如何也

上寒水齋先生

辛丑

鳳九再拜餘喘尚頑然復觀新年春色祇感懷作惡外此萬念灰矣惟是慕向門下者何曾寢食廢也仍伏問餘寒尚惻惻道體動止一向均福否老先生文集纔幸完了而事鉅役稽竟不得一御之先朝而孤負特刊之聖衷竊想先生撫卷傷歎益不禁也

最可惜者此正大全規模而論經禮許多文字不及編入也雖即刊付不如全集之錄次而况入刊又不易者耶近閱鎮綱文送示鄭文纘輝書其書論新刊問義通考而以其添錄精義之老先生所不錄者罪之者甚大謂無忌憚而至欲碎削其板本末乃以輒從便宜甚是悶事等語咎於門下矣未知其所主意得失如何而最初主稟本出鄙生而畢竟紛紛上累門下惶駭不知爲諭也去季以布帶之訟見怒於芝門之少輩今又以此事得罪於長者自顧愚昧妄與於斯文重事者此誠可罪悚歎奈何

上寒水齋先生別紙

尤齋先生答李鼎華問目

父母喪練時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者見於備要圖式而家禮儀禮皆無斬衰緝邊之文豈因儀禮練用大功布之文而然耶若於小祥緝邊則斬衰終三年之意未知如何○所謂制如大功者豈以小祥去負版辟領如大功之制故云耶若以緝邊爲言則當日制如齊衰何必越齊衰而言大功也練服緝邊之說幾迴商量終不能無疑近者較閱老先生禮答得此一條其主斬衰終三年之意十分明

白又聞閔戶判亦曾以此禮問而老先生之答亦如此云未知宋康錫丈所傳見行之說果何據而發也竊念宋丈於癸丑年間季纔十一知見雖早成難保其無訛不然其後答人之問何如是丁寧耶且粟谷說實載別集別集元多舛誤其爲後學之所泮信者固不能無間於元集制如大功之說老先生亦疑其爲去負版辟領之證矣大抵斬衰之至練緝邊實大項事既無儀禮與程朱大證案則雖有諸老先生之說從違之間猶不能釋然况三先生之說本不得爲明白可據者如此而且允齋先生之意則文迹昭然

伏乞更以此淡加財度也

上芝村李公

喜朝○丁酉

蒙不鄙愚陋示以出處盛教不啻縷縷此蓋前日承聞者非不爲一般義理而愚意則以門下達識邃學爲世倚衡且無必辭之義而一向過謙以致 聖朝無用儒之實搢紳無矜式之人每爲此興慨矣第律之以量時之義今日世道無一片住脚地斂避外更沒一好着矣重爲之沈歎而已今既從處字做家計則無干朝廷事而且近日處分却使安頓則頃日之章其必不得已者耶必有精義在而淺見亦不敢不

質耳老先生文集印事閱宗伯文聞既陳達自此事貌自別似却無事於前日之所商量者未知即今料理如何李相國意外棲遲此事實無左右之者亦一不幸

上芝村 戊戌

春色向晚伏惟道體動止均勝文集抄役想多商量處宋友既主其事而稟議於門下云亦豈有遺憾哉書牘中其言驪尼事最多此蓋為當日紛紛而有大關世道知舊講問多在此一邊故先生之隨問隨答不得不如此而後來以全集觀者固不無重複支離

之意今若於此而揀其最分明嚴截有光世教者外頗加刪節則在先生辨異斥邪之義既不欠闕而在是書垂示悠遠之道尤好簡嚴矣區區將向宋友說亦不可不送稟於門下故茲溷之

上芝村 庚子

傳者言門下主燕居白帶此語未知真否不者都無說若果然者第有一說此出朱先生答余正甫書而其論與先生所定服議不能無異此不可知君服既曰方喪則當與父斬同矣服私斬之日亦有燕居白帶之禮耶且王朝之禮事體自別當一遵時王之

制今若以白帶之說有聞於時君而請行之則不害於各主所見之義不此而遽自行於定制之外其果如何也以余書中竊謂二字與許字之義看之蓋謂時制之當如此云非欲遽自見行也豈非與私家禮節之惟求是處僂即服行者其義不同也耶

上芝村

白帶之說雖承丁寧之教鄙意猶不能無窒礙難僂者茲更申稟盛教以爲朱子前後所論別無所異第服議論君服斬衰而繼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又其下言庶人軍吏之貧則無責乎其

全雖以白紙爲冠其亦可也此則庶人軍吏之方能辨衰者自可受衰而其貧不能全者雖不得備服而其服制則自在應斬之科矣余書則選人以下己自區別至庶人止曰不服紅紫而已此鄙書所謂不能無異者也未知先生前後之論本無異意而迷見惑耶抑先生初主無貴賤同斬之議流俗多沮終不見施故不得已又有此許多分等之論耶此必有義意存耳以古禮言之斬衰齊衰三季三月實有隆殺則余書所論未必非古禮意而與服議之庶人同斬者其不可強以同者明矣豈可以一時朱子之論而全

無所別耶若此燕居服一節本非出於古禮實先生斟酌時義而爲此論矣竊想是時孝宗舊制已廢於上羣下之紅紫臨喪猶依舊耳顧其時勢難於一切行告抑先生之設論燕居一條者故欲其便於見行耶如使當日羣臣無所疑難一皆受衰能如今日之爲則豈必於服衰之中又有此絹巾白衣帶之別制耶以我朝言之服斬之制若行於國初則杏村白衣帶冠之論必無事於當日矣且其燕居服色在今日尤有大難僂者今者并朝士儒生着布笠服生布羣居旅行莫不用此制而我獨據朱子說絹其中

白其衫出門而接乎人則其果安於心乎禮曰義緣於情禮以行義若禮而不能安於人情者不得爲禮之中矣絹巾白衫在紅紫臨喪之時則誠安於心矣在今布麻之日恐終不能安於心矣以盛教觀之謂以生布製帶此亦已不能純用燕服之制矣絹巾白衫決不可參服則獨此白帶何必爲用而況又不能全其白者耶從厚二字門下已言之矣鳳九於是感歎竊以爲得禮之本意今此服制三代後一初誠百王未有之舉先大王盛大之業此最第一環東土含生之類號呼若喪之餘聞此制之頒下至如輿僮

之賤莫不爭爲之服布麻帶此雖非 朝令本意而蓋可見民德之歸厚矣况在應麻之列則用此常持既不違於古今禮意又不妨於 朝家令典而遽自斷行布帶以而起居以而出入而成服之麻只用於鞠葬之時則不但觀聽俱礙豈亦不歉於從厚之義哉方喪者比方於親喪之義也君父俱至尊其服皆斬則其比方者乃服制也若冠昏祠享之不得不異於私喪者則朱子已有區別而門下亦言之者也然此則實係居喪中節度蓋服制與居喪固當分別論之似不當以不可同之居喪者例之於不可異之服

制矣鄙意竊以爲既皆受衰則平居雖不能經衰當服生布直領麻帶生布頭巾或生布笠儒生當用生布衣麻帶白笠杖者出入持杖麻屨則皆同矣區區淺見非敢別幟於朱子之論儻使朱子得見今日則似不必別論燕服如上所云矣况此所論既無礙於禮意而在我實有所自盡之機會者耶門下之意以爲燕居服 朝家元不舉論安得不從布帶之制鳳九亦以爲 朝家既不論燕居之制則寧從厚而持麻矣不敢知以爲如何也儻蒙不鄙更賜批誨則誠蒙陋之幸也

答芝村

辛丑

慎齋之不請士人同斬者未知看服議如何而安知非雖知其同斬之意而當古禮廢墮之日惟急於朝士之服衰而未暇并及於士庶耶答余書中練祥之以服衰看鄙意既幸與盛見無異今不須云云而至於勉齋之收入燕服於圖式者亦安知非出於以備參考之意耶江門所稟謹當依盛教一一奉質耳

答芝村

向靜夜明燭穩承多少良誨歸來猶有餘韻又伏承前月十二日下賜崇札縷縷累十言丁寧勤摯殆可

以感動人矣然而愚迷蔽寡舊惑難開還自憐也中間將盛諭思繹幾番矣前夜面誨是七月辱書之意今書之累十言亦前夜面誨之意鳳九之七月復書與前夜面對苦不得相契合自承今書反復審思以開新路而終然依舊是復書面對時見也欲裁答勤諭而只是磨礪之迹把筆而拋之者亦屢矣從今之計惟是進學博識以俟自悟而已第今此質難直坐看文字與門下偶不合爾本非不信朱子之意而門下之慮反在却立朱子之科雖出於謀忠之深亦恐慮之之太過也古禮大夫士皆斬則服議雖只許其

長之杖而其同爲斬則蓋可知也豈可以不同杖之故并與其斬而不可同耶至於五禮儀卒哭後烏帽黑帶之制中間屢用屢廢而今則白帽帶終三季已成典禮觀於其所主張者可占其從違矣未知退栗先生之謂五儀之遵用朱子意者指烏帽帶一段而言耶此與朱子卑巾青帶之說雖似相符五儀之烏帽帶又非朱子選人以下之制則尤不可施用於今日未知如何臣按錄可見精約規模若蒙吾王澄察而淡體之則其所補效豈淺淺哉惟冀春日和舒德履膺時增祉

答芝村

老先生答柳億問二條謹此臆上其爲今日練布帶之證未可知也大抵練時變服有二道欲從圖式則當改製不練欲從張朱說則當并練衰裳而帶實包在矣其練與不練只從衰裳而同其練否何可以帶與衰裳異視之如冠服之別耶今日國練旣用圖式不練之制則只練其布帶者果何據耶必得衰裳雖不練布帶獨練之文可爲今日證用抑掌故氏別有所考者否其答閔泰重問則明是不練之意蓋老先生之意以爲從古禮則並衰裳帶不練云此亦非

區別衰裳帶而言者也盛疏尚不得一覽過矣頃已承教疏語想無多少異同耶

答芝村

鄙意本主衰裳并練之說故頃在私軒亦以此見行而前書兩下之說只謂大練既從圖式不練之制則帶實包在其中不必別用練布云師門獻議蓋不欲與春翁崖異而有用練何妨等語矣鄙見不足有無而妄自說出者不免與師訓睽左只自惶歎

上文巖鄭公

澹○庚子

即今服制前銜所服傳說不一欲得的定之議以爲

去取之計矣俄伏承下答始審 朝家節目矣第大
全君臣服制中監司郡守者實論當杖之類若其衰
服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云而即今節目中四品以上
衰服謂遵朱子郡守之說則似是錯引矣况其所謂
郡守者乃專達之官豈如今日下僚之一守宰耶且
前銜則無論高下并皆不服云者亦似大不然昨日
之宰相近侍今或罷散以義以恩其重輕豈與該司
四品時任之比而其服制反不及焉誠不免朱先生
豈不薄之譏矣今以前銜之一例服衰或慮力不贍
焉則此亦朱子所已慮者其言曰庶人軍民之貧不

能全者雖以白紙為冠其亦可矣今既定一王之制則其不能辨衰者顧不當慮也世之服私喪者期大功多不能制服 國喪時白笠亦多糊紙者豈可以此而有損於當日之制禮耶 大行王聖學高明遺教丁寧此誠一大機會而如文文諸公適此在朝使目前制禮終至半上落下之地則豈不是朱子所謂痛恨者耶雖蒼黃罔極之中詳考朱先生定論務歸十分正當毋使後之議今如今之議昔如何

上文巖 丙午

斬伐之餘土類彙登誠世道之幸雖瘠聾跛躄亦皆

鼓舞 新化竹見大有為之治而今踰一期有餘君離未復朝論已見低繭民憂溢目廟謨無所措為畢竟不過為自己之轉禍為福則草野有識已切憂恨竊想閣下先憂之義其所悶歎必不以退處江湖有少歇矣 聖明在上土類盈庭聚精會神戮力王事則何治不及何事不做而泄泄脊脊較之七八季前又不啻落下一層此豈但責之人事抑天意不欲使東土生民復見少康之治耶

上厚齋金公

餘○丙申

斯文是非之爭積三十年未了至今春發之無遺而

幾於相血矣不料頃者 處分似若得其綱領者大
故得正而雷厲電掣不犯人力何等快活第畢竟一
着人或謂快則快矣未知道理果何如也朱子論元
祐施行謂有過當處者毋或近之耶竊伏聞門下有
溪上語錄一部而實論尼尹事此固不可泯底言議
而尊先師中間文字誠不無左右之者故士友間多
不知晚年定論甚至處以門生者亦或曰吾師門本
無一定之論惟私意而顛倒之慨然可勝言哉此果
有者使人人而見之明知尊先師當日言議如是而
不如彼則在門下不但爲明師道之義其光斯文扶

世教儻如何也

上厚齋

戊戌

近日事絕非常慨歎如何自有從祀議竊聽於士友
間固多有見不到者是以海疏之初發也鄙意則欲
其商量而議論不相及則末奈何矣至鄭臺疏出而
乃有軒輊之意無甚尊畏終致湖疏之郎當輕率之
責鄭固不得辭矣然而權竣疏貫串於仁弘承運一
以邪黨斥之則勘律太不襯而恐不能厭伏他矣某
固不能無失而某亦不能十分得矣輾轉氣色不佳
殆莫之收拾莫非斯文福眇和靖之望已斷乖裂之

兆漸成識者之憂將不可言也或傳原廣間人有以門下意勸赴三道疏舉者傳說十訛八九固不足提說第此與辨誣事體段又自別溪門諸丈恐不必相干涉理到之見豈不覩得至此非敢一分信他有聞亦不敢隱茲奉聞之

上厚齋

戊申

春間納拜恭承人物五常之間自念鄙見不能無參差於門下者行色帶忙不暇作長語以歸以小幅仰陳為對矣病暑數朔仍因稽廢至此尋常自訟不敏此段爭論本出同門諸友推而及於先師而不知者

謂先師之見只主氣質不同之性或不無唇舌之曉曉極令人訝歎蓋理之在天下隨其地分體貌而名稱各異性固即是理也而必謂之性而別之者亦以其理之墮在形氣中者而謂之也性一也而就其形氣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兼指形氣曰氣質之性今以陰陽健順木金仁義言之健順仁義是本然之單指者也然健與順不同仁與義不同蓋其氣上標名故本非和他氣言之而各自不同又雖其不同而此實理之同一本色故健而在陰則能為順順而在陽則能為健仁而在金則能為義義而在木則能為

仁此其所謂理通處非如形氣之一定則局而不能通者也以此觀之人物之性雖同此一理而隨其地分單指而亦自不同矣物所受爲性與各正性命之兩性字蓋皆言本然者而既不可謂之同則豈可以涉於有異者而輒歸之氣質之性耶必如人物性同之論則中庸盡人性盡物性云云必使物之蠢然者皆能如人之率性而親親敬長然後乃可謂之盡物之性矣其可乎哉先師平日講論蓋主於此而李公舉玄彥明之見有異焉故說來說去辭說多端以致傍觀之增演一傳再傳或失其本旨門下所得於傳

之者亦必有多少可愕者今因盛問略陳其槩未知義理名目得失本如何而盛覓果亦以爲如何也

答厚齋別紙 己酉

以理之一原言之人與物初未嘗有異也以墮在氣質者言之人與物之性有萬不同隨氣質各自爲性人有人之性牛馬有牛馬之性就此人與牛馬性分上致參贊位育之功使之各循其性則此便是盡其性也

此段鄙見無毫分參差第於盛教不能無更質者矣其曰墮在氣質各自爲性則人馬牛之性實皆不同

以此不同者而謂本然之性耶謂氣質之性耶於此
打出破則後面人物五常之辨更沒許多說矣鄙意
於此每以為本然氣質兩性字皆從理之墮在形氣
後名之者也其所以二名者只是此性之單指理者
謂本然之性兼指氣質者謂氣質之性也是以雖其
本然而既墮在形氣中則人與馬牛之性隨其地分
各自不同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性皆是本然之性
故章句中許多性字亦莫非本然之性也其所謂各
循其性之自然者朱子自釋之以為人之循性則乃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云而至於馬牛則以耕馳

言之此本非兼氣質言之而其不同如此則本然之
性人與物各異之驗從可知矣

人稟氣之正且通者故於愛親敬長之道能知而
能行物則稟氣之偏且塞者故於愛親敬長之道
昏蔽而不知焉今乃曰能如人之愛親敬長然後
乃可謂盡物之性此愚之未曉也

此段亦鄙生之見也鄙見之所以主張者實在於物
不可言五常之論矣何可謂物能如人之愛親敬長
耶彼主人物皆具仁義禮智之論者每曰仁義禮智
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理也理則無人物之異是以

人與物皆有仁義禮智之性鄙意則有異於此以爲所謂本然之性亦非形氣外物事就此理之墮在形氣後而單言其理者也雖其單言而既墮在形氣中則其地分體貌各自不同健順仁義莫非本然而既就氣上標名故健自健順自順仁義亦然而不相凌奪况人物所稟之理耶是以愚每謂人之理因其稟氣之最靈而能粹然故名之曰仁義禮智其在物之理初非不同而因其稟氣之偏塞其粹然者無之故不可以仁義禮智名之前書之意亦對彼皆具之說以爲以其性之涉於不同而輒歸之於氣質之性則

中庸盡人盡物之性既不可不謂之本然之性以其本然而謂皆同也則人物之所以盡之者必欲同之亦將使物之蠢然者如人之愛親敬長然後乃謂之盡其性耶云今者盛教以設辭辨斥者乃反以鄙見之本如此者然此則實不然矣乞賜俯詳也

仁而在金則能爲義義而在木則能爲仁者九似不安

蓋五常者各因五行之氣而標名其理故以一理之粲然而號稱隨異因木而曰仁因金而曰義雖自有

一定不易之實矣然其理之本色則一也今若使在

屏海集 卷之九
木之仁而移之於金則亦可為裁制之義義而移之於木則亦可為慈愛之仁矣此所以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者也亦粟谷所謂理通者也未知如何

上權判書

尚游○丁酉

得見宋臺疏其所言 萬東事儘好 聖上既聞華陽有 萬東祠又已築壇祀 皇則此祠固不可諱既不可諱而臺臣又言之則 朝家之用助享祀道理無一分虧欠未知該曹如何處之念此建祠之義可謂質聖人無疑而媚嫉輩每以僭之一字歸罪於主張之地今自 朝家與知則事體之重又自別矣

此輩亦將熄其曉曉矣睡翁事曾聞於師門者今幸發端畢竟歸宿果如何

上權判書

辛丑

頃聞尊丈以芝丈之所主布帶出於朱子之答余書謂可信服此語未知信否既有朱子說矣後學何敢不從但答余書與君臣服議其意絕不同服議則較儀禮而加隆之至庶人同斬答余書則較儀禮而略約之并三月之制而不論焉蓋服議是成一王之制為後王法答余書當紅紫臨喪之時如大夫士之服衰雖不能更有加損而他餘節目亦不得不參以時

屏海集 卷之九
制所謂燕服亦只欲以素而易其紅紫而已在今復古禮之日其所當泮繩者豈不在於服議之成憲耶以初晚言之答余書雖末季事一時往復與著書定制豈不無重輕之別者耶且今日之制實用服議則余書布帶之論終難參用未知如何

答權判書

下示握手說儀禮上下諸說雖似詳細反歸煩亂未易領會况三十八板註疏則并解決握手兩物尤甚難看備要所載蓋取三十九板疏說而採取上文諸說又參以先生己意簡當詳備殆無欠闕前日與士友

講此用紙作握樣試之備要說最似穩便不待以繫繞手一匝六字而已自分明蓋既用一端重掩之又以其繫由手表向上則自然爲繞手一匝矣若以上所謂六字插之中間則竊恐意無別而文則疊又恐或致誤看而不免爲再匝之患矣未敢知如何

答權判書

家禮齊衰三季附註爲所後者之妻若子者何意此所謂所後者卽所後父也妻卽所後父之妻也子卽己生子也蓋謂所後子之爲所後母服三年一如所生子之爲其母也此一句又見杖期與齊衰五月

條通觀則可知矣

答李判書

晚成

世道既不幸至此則 譴謫優一光華此事固不足
為西山悲傷而見笑於朱門也仍想涪江行色亦已
達斯而洛下所聞日益驚心則身雖去國 宗國之
憂何能寢息而弛也計程想已次謫所霧露之餘體
中動止謹問何如暮年炎荒飲瘴不能無慮則親愛
之所以憂戀自不能已也絕可驚慟者尹掌議之死
而惠台之遠離兩親亦足傷心固知有一番劫數而
亦豈料駭機之若是翻瀾耶天乎亦奈何萬萬非遠

書可諭惟乞自愛加餐以追勝昔之美也

上閔相國

鎮遠○丙午

炎勢日熾閣下體中動止伏惟均福區區慰仰下懷
彌勤自釋重負竊想稍專養閒矣閣下一身關今日
世道重則保養一身誠亦世道之幸然閣下之必至
釋負者實為大義之未伸也 上之所以許遂其意
者初亦非養閒地則即閣下去位而 國讎之未雪
優可占矣世道已無可說耳 聖明新化士類茹進
最初想望不料止此既係世道則其所悶恨朝野奚
異最是此來經季陟伏簿書塵土竊見民情士習十

屏溪集卷之九
分澆薄臨小利害則不顧干犯倫常轉至乖激則無
憚亂賊斯文陋惡之習駭異之舉非一二計雖欲繩
之以律真所謂誅之不可勝誅是必須朝廷大人導
達君德明宣教化使一世之風習丕變然後雖鄉曲
之遐遠亦可以去染汚而就新化矣今日世道之任
惟閣下一人而已此等風化之責閣下其亦何以爲
辭耶前此而大論先之雖不能暇及而亦不可不畱
意於此伏未知以爲如何

答鄭窮村

續輝○己丑

所諭院中事項因從氏丈臨顧重有委托鳳九非敢

憚其勞也實無周旋措爲之力奈何竊觀時勢人心
不古士風漸淪若一人有慕古一事有違俗羣嘲衆
訾必欲壞弄而後止未知有何許力量可能稍革此
習少行三代制度耶顧此新學蒙陋何足一毫有賴
而備責以大事耶只自媿負而已

與俞南平

相基○丙申

嶺海不是死人惟當隨分修省以爲玉吾之地而眼
前紛爭亦當俟造化者屈伸豈合一向忿恚使我天
君先受其害耶恐此於衛先繼志之道一大根築也
竊願畱意焉集解別件又自扶餘士人家轉到鄙處

屏溪集 卷之九
蓋其士人即李監司宏族人云卷秩遺落只餘一冊而校諸長源文藏本則此又略焉明是最初本頃携入江上仍留之矣此去隔幾箇高淡恨不能轉示座下又恨不能使彼曉曉者目矚之也又聞大尹文集有與尊祖考先生書而曰源流尚未行校知負知負云云此亦見主客之證矣姑不得見其所謂文集殊鬱

與李退夫

先樓○丙申

行旃南歸靜養益有趣味願此日以汨擾者何足道哉爵祿可辭中庸言其勇矣衰世以下利欲紛拏目

中見其人罕矣今於執事得之吾黨益有光矣近事駭機層酷諫院有金始懾者出而其疏至去老先生姓字徃在己巳雖罪名狼藉而不曾至此也尤可笑者其徒必欲與己巳人貳之反罪姜樸諸人樸固可罪而渠輩何敢罪之所謂掩目捕雀正道此也上候諸症有加無少減上下之憂已不可言而封章從此了無期時只任他跳踉無忌憤抑殆不可勝也

答權調元

癸○戊午

先生誌草謂真得體仰認盛意不欲作筮籬物私分之幸也頃冬與蔡君範一往復則亦無他別見矣韓

屏溪集 卷之九
仁夫所摘疵處不知在何段向致書要籤示而經季
不見答甚鬱出處云云來教果有見顧此誌文亦無
專由於尊周大義之意矣第初頭用薦陞秩雖有節
拍不欲承 命此等細微不足爲一生出處之大關
而甲戌後則師誣之未盡雪此雖爲主然顧此大義
本來師門正法則先生豈全無意在况北窓清風旣
揭壁上又作私稿題顏其意固可見又况平生不書
僞號者豈樂從仕於胡虜之時也鄙意以爲專主大
義固不可而以大義不相干涉者亦不可嘗聞之先
生曰若 聖上有大有爲之志以此招之雖蒙陋曷

敢殿乎先生之意寧不卓然乎篇末以明大義爲條
故不得不以係大義者言之而壬辰下則專論出處
故兩下言之於此商量庶幾見作者意矣幸毋憚更
僕因書示之文集若是一本誠難遠送而比安旣書
三件則何不以數件分送諸處以爲合衆見商量之
地耶南塘與此則居相近雖一件可以相議而一件
則送蔡友所以爲徃復整頓豈不使耶吾輩皆老矣
精力日退此事正汲汲不少緩幸更與敬仲兄議之
也

答權調元

辛未

學而○其為人章孝悌則皆當不犯上不曰未之有而曰鮮何也與巧令之鮮不同

人或有能於孝悌而不能於忠者先儒謂有孝悌忠信而不免於小人者以李密事言之密之陳情表通古今謂之孝而亦終爲失節之人此其能孝悌而未必皆不犯上之驗也有子之謂之鮮者淡有義意下鮮仁之鮮朱子以絕無釋之其意與此果不同矣

衛靈公○人能弘道章

人之所以爲人有此心心者氣也能造作運用故或變化氣質而直遂其性此所謂人能弘道也道者理也無情爲無造作不能檢其心此所謂非道弘人也此章實論心性體段正好商量也

浩然之氣元非別有一氣也只是人所稟之氣也語類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蓋凡人稟初之氣非不是浩然之氣而但是氣未能配道義則不可謂浩然故曰是氣必集義以生孟子之所謂善養者不過能集義也無是餒者以集註觀之無此配道義之氣則體餒云爾其意不啻明白矣

答權調元

壬申

人之魂魄與天地之鬼神相似魂是陽之靈魄是陰之靈也以形與氣言之魄者形也魂者氣也其曰體魄曰魂氣者此也以氣言之魂者氣之神也魄者氣之精也以形言之動作笑語形之魂也安靜沈默形之魄也至如一箇心氣而謂之精爽則屬之魄謂之神明則屬之魂此皆以陰陽而分言之也蓋萬物始終生死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則盈天地之間形形色色亦豈無魂魄之可言耶若月之生魄生明者月陰精也黑質無光隨日之光而明之有盈虧指黑謂魄則明者非魂耶山川草木亦皆有形有氣山川之

流峙草木之形色莫非魄也而山川之吐納雲霞草木之開落花葉亦莫非魂也第來論日月非人之性靈云云不能知也性理也魂魄氣也豈可并言之耶唐制曾祖高祖始等而上之服五月三月然儀禮本服則只於曾祖服齊衰三月高祖則不言此言曾祖以上者主儀禮而言矣蓋曾重也祖以上皆謂之曾祖孫以下皆謂之曾孫書稱有道曾孫可知沈括以爲苟有相逮者必爲服喪三月此謂或年至頤期而死者有五六代孫亦可服齊衰三月云也

與權敬仲

定性 ○ 癸丑

屏溪集 卷之九
譜草勘本答問七冊因金相甫付傳未知即八省覽
否譜草是與昭哀對勘幾盡梳洗者第於高見想不
無小大去取而若書札則前後裒集凡幾編整書凡
幾本中間亦應有相議抄刪者如何而可一致身於
座側聞其一二耶竊念同門諸友零落殆盡餘皆衰
頹病劣無以振作期會合席校勘每一念至極用悶
歎仲蘊兄始吐奇於少年叢中甚幸高門之不落莫
也

與權敬仲

甲子

近日紛紛益不可聞鄭聖瑞書大體非不甚好其言

先生調劑云云非實狀而且於兄父子一以曉曉之
傳信得及全不相諒其爲慨惜如何况令胤所遭萬
萬駭悖此何人心絕可驚歎第寒泉書後至有閱友
書則其言又大張皇而世之不知先生本意者轉益
疑惑則此事不可不一言以明之也茲有寒泉書而
以其別紙又視於閱友蓋其兩書意一般也一本裒
納用備清覽兄之答鄭聖瑞書與弟等一心相照云
者可謂一言盡之兄直是及言之弟也於此想無
異同矣此雖出不可已而後面想必增一場紛鬧良
可歎也奈何

答崔成仲

徵厚○辛卯

冬末朴心甫來訪甥館傳華翰承領多少尚今一披
媿其稽謝也梔子冬栢春來無恙否每念花下促膝
剪燈傳杯之時未嘗不懷往來憧憧而况蒙高明不
鄙庸懶提詢甚勤實陋人幸也陽德日昭伏惟昔疾
已瘳進學有新工嗣音不以時戀德忡忡甚恨山川
之憂脩也大學傳不倍之義猥符高見幸鄙說之不
悖也物亦五常之辨將有一本文字而未果成行當
就斤也

與崔成仲

癸丑

永叔之逝條經一期每念之未嘗不酸噎也此友云
亾耳邊罕聞規音此後交勉之責惟恃於老兄正如
朱夫子之於東萊也集成移建事勢不可已這邊士
友惟彥明可靠故弟之湖行勸彥毋辭頃得渠書函
丈之意亦如鄙言不得已移之黔谷而自當其役此
事今得主人誠可幸也

曩黔兄書說中庸之不偏不倚而引朱夫子喜而中
節便是倚之訓以為不可作病痛看初聞疑之近讀
中庸始覺其見之精切智昏之懸不啻較三十里也

答尹晦甫

焜○丙申

公舉所遭今日何能無無則非公舉矧是一光華耶
尹行教辭疏昨到而 上批稱其爺以大老又有舞
鰐鱔而呼狐狸鬼蜮之輩換面迭起等 教賈子可
為痛哭者猶歇後語也今日吾輩抱經八山講師道
師師心不與世相干而已外此不須言公舉座書有
說覓看也

答尹晦甫 癸卯

哀所論大本之說始聞於季明矣今詳盛教明友兼
氣之疑亦似不為無據耶指未發之理則謂之大本
指已發之理則謂之達道蓋於未發已發單指其理

而名之也凡言單指者何嘗於元無氣處討出說耶
無不就氣上倚閣氣邊而單指其理也以大本之言
於未發而直謂之不當單指云則哀雖曰不可兼氣
而命意立論其不為滾他氣之歸耶從古論理氣者
不過曰兼理氣單指理單指氣矣今論大本而曰不
可單指理云則果不知所謂大本是甚地位是甚氣
象恐不可無一句明的語以解季明之感矣

答李公舉 庚子

示服中親事繩以一切之禮身及主婚無期以上喪
乃可成婚而婚嫁失時固不可不念傍期葬後祖父

母期後或有行禮者亦近例之出於權宜蓋兩期雖同是期也而正統與有親不但重輕有異父母方伏處苦望則凡百事情又自別故也風俗日壞禮防漸踈不待葬不待期而嫁女娶婦者踵相繼也沙尤兩先生之後未免有此至爲賢賢者援據之而大家世族多有葬妻而旋娶者心常憂怪竊以爲若此以往三年之防恐亦不幾而墜廢矣是以頃承令從姪來問果略陳鄙意矣豈不是諒哀切迫事勢耶况如哀偉望雋譽一言一行模範士友而終不免隨衆乖了則其爲壞俗之嚆矢不啻其紛紛矣何但哀一人之

自誤耶想雅量不以煩瀆爲咎敢更布之幸加猛審

答李公舉

平居之服則當用布笠布帶乃爲相稱耳

燕居布帶非古禮實出朱子答余正甫書中語而愚淺竊以爲是時前日服議已沮於流俗孝宗舊制不得行於上而羣下之紅紫臨喪猶依舊耳雖主復古受衰之論而故設此燕居一條以爲優於見行之意矣不然何必於服斬之中又有此布帶之制耶方喪者比方於父斬論其服制蓋無一毫異同父斬之時亦有燕居布帶耶芝村丈主此甚力至於出入亦帶

布與此往復數次而終不變今來所示如此無乃鄙見悖耶未可知也

國恤卒哭前公私祀享自是禁令也忌墓兩祭自退栗寒慎以及尤菴並皆有略設之教此果何如宗廟文廟以至山川域中百神一並廢享當此之時統於君父而共持斬衰之臣民不論大祀小享盛設略設僂敢行其私祭者於事體分義當乎否乎身既持斬衰而輒行吉禮祭祀皆於未卒哭之前者反復思惟恐終無一分可推之說矣

五禮儀大中小祀卒哭前停廢乃指 國家祀典私

家祭祀無所參論而不在禁令故退栗以下諸先生是以有略行之論矣今承來教域中百神一併廢享以下云云儘有義意况今儒生之小麻帶亦有斬衰之義則比前白衣帶之時其義又自別也耶然忌祭乃喪餘之祭本非吉祭且殺之單獻則本不成為祭禮竊想諸賢之意上為君喪之重而不敢備祭禮下軫孝子之意而聊以伸至情耶此蓋本非 朝家禁令而諸賢之論又若此則略設而行之似不至大悖矣墓祭退翁謂不當上墓原野之禮異於室中將事雖單獻此則尤有不敢安者似當全廢未知如何

頃蓮洞相。筵白私家祭禮停否。令禮官參酌勘定。該曹請令大臣收議。領相以爲退溪以下諸賢之議。靡有歸一。則有難臆定。而或略設或不行。且無大段。害義要當其人之安於心者而行之。不必朝家定。與一切之規。上令依領相議施行。此來不獨諸賢之議如彼。朝令亦如此。似當從略行之論矣。

且有人以公除後許私葬之說問者。是果有朝令否。但以事理揆之。葬而不虞。則不成虞安之道。欲行虞卒哭。則又是國禁也。

頃在辛巳。仁顯之喪。崔相謬引禮記語。請令私家二祥依例行之。其後李鳳徵者。進凶疏而末言此事。特令大臣儒臣收議。尤翁嘗力主大葬前不可行二祥之論。江上函丈盛引尤翁與人答問之語。以爲行二祥不可之證。而其中一段。乃尤翁之答。閔相鎮長之問。引禮記渴葬報虞之文。以爲略行虞祭而卒。附則侯國卒而行之。先王依函丈議施行。是時芝村新遭內艱。明陵未隧。而先已營葬。農老趾台并。在甥列無辭。持難無乃。此本有據。信服不疑。否第禮葬則先輕。又無時王禁令。雖值君喪未葬。實無私葬不行之義。而虞祭一着誠難安。依尤翁所論略行。

似僂而所謂略行未可詳知若謂之單獻則不成爲
虞祭若備三獻則不可謂略設未知於饌品之際比
前略設以存不敢如常之意耶未及講問於會行士
友良鬱

屏溪先生集卷之九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目錄

書

與申叔敬

懋〇一

與玄彥明

尚壁〇三

與韓德昭

元震〇六

與蔡君範

之洪〇五

答李器甫

度遠〇一

與李季通

著聖〇二

與俞子成

默基〇二

答成子長

震岭〇四

答韓仁夫 德全〇二

答鄭公理 彥慶〇一

答金誠仲 純行〇一

答韓季明 啓震〇二

與成仲舉 爾鴻〇一

答曹雲舉 世鵬〇六

與朴心甫 正源〇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

書

與申叔敬 懋〇或子

影堂之役其已着手否朱先生影本訪問非不勤矣
洛下則終無見奉者竟孤僉君子慕賢之盛意歎歎
前秋御者枉陋也鳳九奉勸一進師門則高明之意
固亦丁寧懇至而只以糧馬難具為答鳳九亦悶之
矣頃聞清州人謂於前冬見兄於其鄉清之於江上
不過宿春之地未知有何許忙迫而不之轉進耶一
進師門在兄今日寔非等閒事則兄何處之不審也

近聞湖左士友疑怒於高明者轉益層加自此高明之於師門蹤迹日覺齟齬此時若不能亟圖江行一打破中間無限阻懷以謝人言則疑者之疑無以解之而兄之自處漸至許多葛藤願兄毋作歇後思也相愛之深煩縷至此未知盛意以爲如何也

與玄彥明

尚壁○庚寅

頃抵江上還待廿許日而旋復悠泛依舊伎倆正所謂一曝而十寒尚何言哉向日上峽由木道宿十一夜艱難到達矣來時遇漲發帆日半泊京口計一日行三百里快哉快哉其間勞逸絕殊比之吾儒工夫何以異此若左右逢源沛然行之則正順流下灘之時也然前此而無不息乾乾如撐船用篙之工何以得到沛然境耶如此漢輩正當脚跟做去如上瀨之船而只事泛泛其可望沛然否乎可怕可怕

答玄彥明

庚子

前詢今日麻帶之制誠無依據真半上落下之歸矣然猶可爲斬衰影子豈不愈於前日之白衣帶耶晦甫謂只着麻帶猶不可况布乎盛意則主此燕服之布而欲并與其麻而去之道義之交所見之不同如此信乎俗論之不足責其歸一也

與玄彥明 辛亥

為妻父在則降服不杖期明是周公之經子夏之傳則家禮之不論父在父不在一例杖期者未知終如何此等似是未整頓處誠為後學之一大恨也蓋為母為妻實有間焉而其云同者父在則為母降服杖期而父沒則為妻申杖以其降者與其申者而同之則其同也非本同也父在則為母而亦降於朞則為妻父在而豈無所降耶盛教以父在為母之杖把作為妻亦不壓而申杖之義則不敢知也况父在則父為主之禮先生所嘗眷眷者父既為主而亦可申其

子之為妻練禫耶為妻練禫本出註疏而父在不禫亦註疏說則重輕無別何必捨不禫之語而一切用練禫之說無所變通耶鄙意以為父沒為妻始乃具三年之體則練禫自是一串事若既不杖而不禫則不能具三季之體而練亦無之矣練與禫終不可分而貳之也不禫而有練終不能無疑幸更回詳

與韓德昭 元震○丙申

文疏令人發一大呵天公若曲庇他終不使渠挑發其擬書後生輩何以觀舊慝十分界耶竊看近者士論之為 聖朝所排抑則無餘地而發他心迹極郎

當此未必不爲百季後大伸之種子今日破敗似非真箇破敗奈何輝棊輩駁劄後真儒再疏出則復演前日 筵對以師門疏中人心陷溺語恐動至淡趙翼命李廷濟疏又祖輝劄蓋謂駁罷實寬典云此輩舉措將不知抵何境也門疏彥明之議據程朱門故事元不欲一舉而鄙意與晦甫謂可否非損大義理則寧從近例爲也卒至治疏整頓而以 邦禁之未撥故未免緘封師門之衆誣至此吾輩之一爨無期痛冤抑鬱何能已也哀意於此曾不知勘處何似示諭出處之義長牋百餘言義理直亭亭蒙陋雖寡

聞亦曾見到此矣今何異辭第執事者熟知之矣鄙人本非遐邇者流則果不忍忘情於斯世矣自顧才學若能少補世道則 聖明在上恩召之下一步寧欲遲徊但職係 經筵責在匡 君自量之熟此足不能唐突耳除非老慈今踰七十神衰氣損少寒則痰崇輒作冷邸調將難便不得不直到鄉廬而見今春寒如此家弟以天憾兒憂不能來會膝下不可無人則閣內事故實難離捨遠去迹而論之似太慢蹇尤自悶鬱前後貴疏想多好言議新義理而一不得奉賞良鬱但 筵對疏陳取用幾策耶雖蒙嘉納之

屏溪集 卷之十
教而若無見用之效則進言之道不宜數數在下而實有不可言而言之失在上而徒貽訑訑之譏亦不可不念矣

與韓德昭

丁巳

自春初太白八月虹貫日盪殆不可勝數人或爲僞而天本無假豈無所爲而發時宰同分野之說真同不足畏之語何以慰漆室之憂近聞機頭已懸鞠獄冰解可謂太平無事果終真無事耶頃示師門狀草屢下披讀辭理俱到至於論學處殆無以改評非執事知見其孰能當此第責備之至亦不能無讖商者

幸無憚更僕讖外又有可奉稟處非面對難究罪哀伏廬無以踵門何以得承清眄以展多少行狀體段較碑誌雖繁約有別亦與書札中論學者異矣只可略言其大體今此狀中論學恐不至太鋪張否且必據先生言議文字之著見者言之可以考信於來後而文集尚不得取來一覽是可鬱歎誌文脫藁亦久而喪禍之荐今纔整書茲并盛草同封呈上乞賜詳覽一一讖評終歸無愆則何止爲拙者之幸

答韓德昭

庚申

諸侯絕傍期尊同則服其本服今日之禮旣非尊

盡

同若只論昭穆則又在當絕以其繼世故服之既以繼世而服則其繼已者與再世而繼三世而繼者又當次次降服矣更考禮意如何

禮天子諸侯絕有期尊同則服 世子儲君也今日當宁與兩 長秋之服之者為其尊同故也來教謂非尊同者未可知也既以尊同之義服之則其所服之也當服本服而今叔母變為祖母而期降為大功孫變為曾而大功降為總麻其於倫常大義豈不大悖耶繼統雖重倫常亦不輕矣辛丑之 儲號不曰世子而曰弟則弟之子寧可為孫而子之子亦豈有

為曾之理耶於此看得破則今日兩 長秋之服不難辨矣高峯論 恭懿服主三年大煞可疑而退溪初以嫂叔服之正見終不免於降屈者誠不可知也藉使江說有據於退翁退翁此說既自可疑則奈何程子祧只得祧服絕之論見遺書陳幾叟本可得為今日之有證矣此雖功總之失而關係倫常不可不辨幸於此而重入商量如何

與韓德昭

壬戌

心之單言氣者有本稟清濁又有隨時清濁此鄙見之與盛說同處而其中猶有不合者存何者愚以為

屏溪集 卷之十
心之精爽之稟固有清濁而所謂虛靈實此精爽之所爲也因清濁之有分數而虛靈亦不無分數之不同此泰誓註靈與最靈之意也虛靈雖因本稟清濁煞有分數惟其體段本自靈活或清或濁元不局定故當其未發而不用事之時則無濁可見而直可以言清矣其爲氣像一皆湛然只是本稟不同於聖人之純清純美又不能變化而同造十分界頭故此不過霎時氣像而便失之矣蓋虛靈卽心也具寂感兼未發已發論其體段清濁美惡雖聖凡各異而至於未發則其所謂虛明氣像聖凡殆無不同矣高明則

以此心本稟清濁與其虛靈元不相關以爲清者之虛靈與濁者之虛靈元自無殊至以心之虛靈只把作未發虛明看然則章句中虛靈但屬於心之未發也盛說中虛靈是具之應之云者何也虛靈實敷施明德者今虛靈只管得未發界則明德不得爲兼言已發而其爲應萬事者此德不待虛靈而果自造作耶是未可知也

答韓德昭

今以爲心之虛靈與未發虛明聖凡皆同又以爲虛靈之皆同非并與虛靈底氣之皆同也只此氣之虛

屏溪集卷之十
靈而能具理應事之皆同也此淺見與高見皆無異也惟是衆人未發濁氣止而虛明云者鄙意於此終不能無疑也蓋虛靈不昧與虛明湛一語雖同其所指而言者煞有不同虛靈即精爽具理應事之體段無人不同無時不有不拘清濁無間賢愚而皆同焉虛明即未發用時湛一清明底氣像濁上着此不得此高明所謂隨時之清也本稟雖不無濁穢之相雜顧此精爽之活化者升降出入之際亦或有純清之時矣所謂未發者必於此清時而可成若濁不退聽則此氣或胡走或昏倒當未發而不得成未發矣既

有濁氣則豈能止以爲虛明哉愚故以爲虛靈者至濁上面亦可言之是以跖躠心上虛靈則同而至於未發無則已有則必多少濁候隨時純清而成此未發以有湛一氣像矣然不可因一時霎然之清而謂聖凡本稟之同於純清也又不可以本稟之清濁相雜而謂虛靈之人人各異也未知以爲如何

與韓德昭

未發時湛一虛明高明謂鄙人看得太淡而以愚觀高明看得恐太淡也聖人之心當發則發當未發則未發而語類謂未發之時少已發之時多此指衆人

屏溪集卷之十一
之心言之也果如高明之論下愚至濁之氣雖依舊
在方寸之中不害爲未發云則衆人之心必未發少
已發多者何也此只是濁氣之存多而成未發之少
也所謂衆人是下上聖以下皆謂之衆人所稟清濁
煞有分數以濁氣之多少而其未發之少者亦隨而
有等差漸次推下至於下愚至濁之類則恐全無未
發之時矣蓋氣之濁穢者本不能安靜必跳動走竄
故胡思亂想無時而已固不得成未發否則輒昏倒
無知識是亦豈未發惺惺底意味耶愚是以竊謂濁
氣存時不胡走則必昏倒不成爲朱子所謂未有思

慮云爲之時也心之氣本活化不測非局定物事也
尋常升降動靜之際或值清明而又未感物則始可
謂湛然而虛明矣湛然是清瑩之意虛明是不昏之
意清瑩不昏豈濁穢上氣像耶張子謂湛一氣之本
朱子以爲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是氣之本未感物時
果濁氣猶在而亦可謂氣之本耶衆人之得有未發
是或然而值之非變化之工盡到而然也且衆人變
化氣稟固自有漸實如月至日至以至於三月不違
則其間誠不無清時之或純者盛書謂昨日下午愚之
氣質今日頓變爲上聖今日上聖之氣質明日又頓

變爲下愚此其爲說不但非愚之意恐太抑揚也氣質之性只是本然之性之兼氣而言者也原其稟初而論其體段則因氣之有清濁而性有善惡故及其氣發而用事則善惡互著然靜無不清體無不善必欲靜處言濁體上論惡則愚不敢知也來教謂若如盛論本性既善氣質之性又善則人之爲不善終無所歸着而善惡混之論尤無以拒闢矣此尤不能無惑矣氣質之性之善亦因氣之或清而本性之善可言矣善固一本初無二道高明果以爲本性則善而氣質之性元無此善耶抑雖有善而非本性之善乃

氣質之善云耶荀楊只見兼氣之或混或惡而全不識性之本體故終歸異端今愚之說實主孟子性善之訓兼程張氣質之論以爲性本善而其或混或惡只其氣之清濁相雜而然也竊自附於能言之徒矣今高明謂不善之無所歸着又謂其無以拒闢何也鏡鐵之論亦有說心氣之清濁不同實如鏡鐵精粗各異矣然鐵死物粗者無變而爲精之理心是活物本稟雖清濁之相雜濁者固有變而或純清之時矣以此謂變化氣質則不可以活化之氣豈不能有時或清耶不然則孟子夜氣清明又何以值之耶朱子

所謂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者今以性與氣質分而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性之本善元非係於氣質清濁故雖氣質雜糅就其中單言之則氣之不善誠不害於性之本善云矣此通已未發言之亦豈必為未發時濁氣猶存之意耶至於朱子喜怒哀樂未發時所謂氣質之性亦在其中者蓋未發之時單言性則是中底性即本然之體也此中底性而兼未發之氣言之即氣質性之體也而亦中矣高明果以此中底性若兼未發之氣言性反為善惡混之性耶只是一箇性又同一未發時而忽然而為中

底性又忽然而為混底性者果成實境界否未論本然氣質之性以未發為體已發為用則未嘗不同而已發則為情故情為其用者又未嘗不同矣氣質之性稟初本自不同故其不同之實乃見於情上矣高明以發者只是情也非性也情果非性之發耶已發用之情上不可言氣質性之不同則於其未發體上渾然無別處未知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而言其不同耶朱子曰人生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為性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來書朱子又曰云云似此說

厚溪集卷之十
也朱子此說本釋程子生之謂性之意此性即孟子
犬牛人三性之性如朱子所謂四德氣上標名之類
在人仁在牛耕在犬吠之性非氣質兼善惡之性也
蓋朱子所釋之意以為性與理地頭成名之有別如
此云矣程子本說中不是性之性即理字之意朱子
不全是性之本體之體亦非體用之體雖其性之本
理也既墮在形氣中則即是性也不全是未墮前理
之本色云也所謂氣質之性兼此生之之氣言者故
程子本說雖從兼氣者言之而程子自言性字不可
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朱子又論此曰即

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
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顧此性字元非氣質之性
之性朱子所釋之言豈可為兼善惡之證耶兩面性
善之論亦有可言者單言則本然性之善兼言則氣
質性之善者恐不妨於理致而今日單言則純善兼
言則或混或惡云未發體上有此兩面性者終果如
何

與蔡君範

之洪○辛丑

江門邂逅誠一奇事而二日同舟尤奇事之奇事况
值春晚風和巖花水鳥無非供此奇賞今日此事亦

豈易得惟其奇矣及其分張懷抱殊自別見班馬南而征棹北則不禁其依依巖花水鳥無改昨日見之益無聊聽之無興趣前此舟行豈皆有同伴未有如此之孤寂亦知世間事不必要樂處做也別後得二絕句書在紙末可俯覽也

與蔡君範

丁巳

此歲已暮無因而憑承聲信况手書也又况親覲盛誨耶瞻想不自己也寒雨連宵目下靜養德履如何哀子不孝無狀宜死不死忽遭臺評變及邱墓驚心痛骨寧欲無生當初借人叢塚中隙土以爲一時權

厝之地其距聖廟遼遠自古不禁故一崗上下鄉人互葬今至百餘年久而以罪哀之故新舊塚主方皆懷慮將不但禍止自己其爲駭歎尤如何也頃纔經查出場靡期而已於秋初定山於泰安地以來月十六行緬禮勘罪之舉若值此際則將無以自盡於窀窆之禮私心痛迫誠不可諭也先師誌文曾受敬伸之托顧此蕪拙無以自堪而亦不敢終辭季前僅出藁而旋遭喪禍納之中笥今始整書一本送示伯涵兄弟蓋非以此爲定本計也完粹之責實在座下茲又以一件仰呈幸極意商量籤教之如何

答李器甫

度遠○壬戌

去至晦書日前始承拜題封雖久經季而得次面曷
不爲喜弟之向所被嚴譴惶惕尚靡安聞以南江
疏始收三聖祠毀去之命而獨春秋祠以孔聖之
下配後賢特令仍致惜乎孰不知下配之萬萬無是
理而無人言之終不免聖祠毀殘真影黜移此何事
也其所可慨者不啻命毀之初也俯詢實係朝廷
出處奚爲問於樵牧之友也第所示盛意已似得之
矣付讖亦一時譴罰既不能自畫一生則事過之後
亦何必擇官而去就哉惟是盛書所謂十五年未伸

之義理者不可謂全未伸而亦不可謂真可伸且公
議之不見行則日甚一日今雖出脚其能盡吾之義
耶既知其不能盡吾義則出果何義於此商量則今
日出處似無難知若終隨行逐隊徒占便宜者則不
敢奉贊於平日讀書之地未知盛意以爲如何若出
而無所拘澁隨處盡職雖終顛敗吾之責盡矣亦豈
不快足於己而有光於衰世耶此亦一道理也但較
上一段尤似難做爲也惟自家可以自量之爾至以
三司春坊區別之論未知何據也當初付讖實侍從
案則春坊亦非侍從耶推此以去承旨參議莫非侍

屏溪集 卷之十
從如欲一一區別之徒見其苟簡而已恐成義理不
得其要財商之

與李季通

著聖○癸卯

相向哭歸羹慕愈淡而今日之變胡至此極道院既
黜則此固早晚事亦豈料惡逆之名狼藉泉塗耶孰
不知今日時義無益於辨舉而吾儕父事之地終不
可昧然無一言初以歲前封章計遠外往復之際自
不能如料不得已退以來旬前而同門諸議必待兄
拜閣知兄衛師道之意不後於人其果掃却多少事
故趁此來會否士友之係望於兄者不細幸毋令落

莫也

與俞子成

黜基○丁酉

送兄萬里不可無言兄意又辛勤茲有贖章憂患熏
心不可仔細點檢全體窘拙直恐明者笑之耳譯舌
輩見利如垂髮比不計生死生事亦必由於此而大
而至僨事辱命此輩不可不猛操切也第兄既非其
位若知兄所主張則又恐爲此輩所誣污此亦不可
無念其宜善周旋彼中事情每年此行俱不得訶察
此蓋東人無力量人也彼幾屈運竊豈無可聞事曾
聞齊東有朱氏子起兵西有番僧賊北有韃子甚強

屏溪集卷之十一
盛此等事皆合審察且聞爲士者多尊文公學若有
達識邃學如魯齋之徒宜須博訪而若有新著書者
如條辨之類亦宜携歸婦人之髻此中雖或行之終
不得其制度之詳必使解事者效習漢制而男女必
相近可學其制是似難焉若費價物則可學得矣卽
今髻制先落頂髮果如此中原婦女亦何以到老作
髻其必有別般制矣曾與兄講此亦熟想不忘之矣
卽今天下我獨周矣 大明衣冠惟此可見且儒士
之行兄乃一初不可用軍官服宜以幅巾等巾服莅
途中原舊人必且豔看矣

與俞子成子恭

肅基〇己亥

頃趙仲禮來過略以當日講論之緒聞之而於高論
尤略堪鬱一季閒靜所得幾何何日可得親叩問也
果能用力之篤而以惠朋友無孤今日之望否第近
日士友之過從者或有之得其書者亦多矣寒暄之
外鮮能以義理之說來顧此蒙陋不足相與聞耶抑
士友之篤學者絕少而無說可說耶此正彼此合省
警處也且念文字之外誠有真實工夫在此尤絕難
觀乎僉執事者豈亦無可言者伯座之端詳遜謹而
更奮直前之勇仲座之峻潔英秀而益勤涵畜之意

毋徒爲故紙上事於此參衡則必有大小大得力矣
幸毋作死法看也

答成子長

震岭○丙申

彥明前此相與論性非一二終始抵牾奈何竊觀之
兄輩於此原頭有似未透第略言之木之理謂之仁
此理在火則爲禮在金水則爲義智而仁義禮智之
理實有多般樣非渾是一箇理既在木爲仁在火爲
禮在金水爲義智則仁自仁禮自禮義智亦自義智
仁不得爲禮禮不得爲仁而義智亦不得爲仁禮矣
兄試棄前說而公聽之此語果不信否如非不信者

且更思之就五常論之仁義禮智既自有區別則人
與物所稟之性豈終全無分別耶蓋論其理之本體
則蛇蝎之理固可謂堯舜之理若從其成性而言之
堯舜之性其可與蛇蝎同耶於此觀破今此紛紛將
不待一言而解剝矣晦甫率性之爭未知以率性之
性爲氣質之性否然則其上下性字將不得爲一性
其果成甚義理時事無足言以儒爲名者遠配至人
人此莫非渠輩作爲而亦一不幸也我朝立國素
重士夫而所依賴者亦只是世家士夫今日之士夫
風習乖悖至此豈細慮也第聞此輩不知羞媿得得

屏溪集卷之十
若建事業然人心之陷溺如此奈何

答成子長

辛丑

示爲政規模承領不鄙之盛也蠲減固非爲政之第一務而方今民苦倒懸歲又連饑科外之斂亦豈因循而不之革耶所蠲三件可謂實惠下究宜乎龍人之誦執事也鄉約已有先儒成法豈不是好政令如善惡籍等事不善變則易以爲末俗告訐之弊此等處亦宜細商量也第聞吏習橫悍必多貽害於民者竊念威生於廉以執事清謹公廉必能懼伏姦猾如子由治蒲之溫而踈迂乃儒者本色慈良亦執事常

法無或於嚴束一事不能無因此欠闕者耶所傳聞如此不免布瀆亦幸留意之關西實早晚用武之地將許多軍官輩輪次閱試而月終課最或除番布或賞弓矢以爲緩急需則奚止爲目前計然必先講其死長之義畢竟爲吾之用矣前告學政亦須大家排布使邑子輩俾知爲學向方以祛鹵莽之俗推之以及於韜幹之屬亦不昧忠義大體則豈不盛哉此不可與俗吏道而敢爲執事誦之者此意正亦諒之

與成子長

今夏事業只成就槐下小壇逍遙其上以濯清風興

屏溪集 卷之十一
至則婆娑九曲管領雲霞又或課農鋤圃而倦而返
則一室涔寂研索却有味矣其所以悅於中者不淺
惟是鵠原之懷瀛海之思係在心內忽忽有不樂意
而又恨平生得意如吾兄者若而人不得相從以永
今夕豈坡翁所謂對此君大嚼者終不可得耶槐壇
有二律九曲次權譎十韻皆去在從兄案下幸討省
之無謂先手之陋弱一一賜和則庶幾山光水色一
倍生顏何幸在執事者日談世冗亦豈不爲一場閒
致耶一雨經夏寓履無欠愆否尤增戀想

答成子長

壬子

晚湖之別遽今五載顧此蒼蒼者已化爲白大病後
顏韶又盡衰落此後相見所識惟舊聲存耳况吾友
加我一季想塞霜亦上鬢矣兩皆遲暮而握展不易
爲期只有耿耿者不自己也最是近數季來斯文運
厄士友多零落李可久之操履雅靚玄彥明之繩墨
謹嚴博識強記如呂士新慷慨白直如俞子成真古
無一毫機心如吾從氏者何但爲輔仁之益其扶衰
世之蔑裂巧枉者其如何也已皆作千古人每一念
之益覺佹佹無依倚此豈獨私好之慟耶吾輩寄在
地上者惟宜收拾舊聞益致力於涵養踐履之地以

屏溪集 卷之十一
了諸友未了之業者真箇是後死之責而索居窮山
疾病侵尋年益邁而學日退淡自悶懼不知執事者
無此憂患否出處之論 聖世無不可仕之義則世
祿之人何必有退藏之念只是士類向來義理真正
光明殆可以百世不惑而况變亂以來尤益可驗即
今上下之所指揮者一切姑捨是而惟爵祿是驚今
若撥摺於此而擺棄舊所秉持則誠無以藉手以立
於宿趼之地矣兄輩既是前日三司持論之人雖閒
司漫局若係封章之職則不可不更申前議以決去
就第今日所以辨 聖誣者無他道惟是討諸逆伸

兩冤而兩冤之關 聖躬尤大此最肯緊處其疏義
理主於明白痛快文辭主於委曲深切毋徒爲乖激
毋至爲弭軟至誠惻懇必要感動 主聽矣一出字
何可容易着却至於州縣之補不過爲爲貧之仕豈
必以出處之義論之哉然此亦不安於心則不必強
之鄙見如此未知以爲如何

答韓仁夫

德全○已未

先師誌草籤商仰認其不欲全棄之意感幸豈止爲
區區私分短長刺論實多警人意處而頭辭之評亦
詳盛意矣文字之訾難雖過分數無害於商量之義

而至於疑之之云盛見恐太淡矣鄙意以爲雖自顧陋劣既當其任則以作者之自以意論贊體勢誠然太史公以下如此類何限第其句語不必重輕於原文字而盛評若此何敢自是已刪改於草本覽別紙則可詳矣諸餘籤參以鄙見雖不得一併承用而取裁者蓋多若因此得就完本則何幸何幸承爲學工程專就本原樸實地下着做去却覺歎歎自夫山頽之後幾二十年同門儕友大半泉下餘皆白首淪落實無因而相資警以續向來講討之益而今幸高明推其所自爲者以示之敢不擬以自勵而振此衰惰

耶湖中云云似指南塘暨鄙人而明德有分數之說無有成說不知何據第聖凡心同之論其言以爲雖其單言氣之心其氣之清明純粹與聖人一般而不能包在氣稟之氣殆作理氣外物事此蓋發之士友間者久矣而其言之大故主張者近益盛行鄙意終不能無疑每謂理則同而氣固不齊心單言則氣也雖其氣之精爽而既係氣分則各自不同聖凡之心單指其氣而言則何可同也彼之執而爲言者以爲如此則明德亦將有分數也此實不觀夫鄙意而言者也未知盛意於此曾以爲如何近以此頗有往復

文字遠莫之叩勘得失可歎

答韓仁夫

甲子

曾入蓬山實知紅錦帳中抽出白玉峯巒者是楓岳
真顏面餘債畱歸耿耿者歲月亦久今得金君弼爲
主人方趁霜候計以月晦前入山中一賞醒樓酣楓
兄書有此一般意若值之天臺萬瀑之際又是奇緣
最所傾企示意仰悉性之氣心也心之理性也性寓
於心心該夫性元相離不得有似一物然分而言之
心氣也性理也心自心性自性者實如太極陰陽不
相離而亦不相雜明是二物也以其不相離者言則

孟子仁人心也張子合性與知覺者也以其不相雜
者言則孔子從所欲之心顏子不違仁之心朱子精
爽之心皆氣一邊說也今言心必合性言又必曰摠
宰理氣近以此往復於寒泉黎湖者非一再而不但
歸一之無望反以荀楊之論斥之未可曉也承示大
猶相符合恨不得合席對勘也湖疏後紛紛不欲言
二先生道同之地忽生出軒輊之論而藉吾先師爲
實弟亦有書於寒泉與土源邊特言先師本意雖其
不得已者而不幸甚矣

答鄭公理

產癸○庚子

復衣用死者之祭服士喪禮復者以爵弁簪裳于衣註簪連也蓋連裳于衣今之朝服卽上衣下裳復時連其裳於衣而用之無妨否居喪身死者以衰服連裳可乎○遺衣當置靈座而復衣亦並置於靈座耶

復衣禮旣用祭服則喪人衰服亦無不可儀禮雖有爵弁服簪裳之文不但古禮難行且喪事恩恩何暇以連裳耶家禮婦人復用大袖大袖與長裙若朝服之上衣下裳而只用大袖鄙意雖朝服或衰服只用其衣無妨不必連裳未知如何

親喪未成服死則與生存兄弟同造衰服否

此無明據不可容易斷案第象生之義蓋不忍死其死也此大體然矣若節節件件一切用生人之禮則亦豈無礙窒難通處耶若旣成之衰則當依生時設於靈牀當服之人旣死初何爲而成其服耶

婦人蓋頭之制備要云用布三幅九菴引丘儀曰全身障蔽又曰以一幅布爲之一則曰三幅一則曰一幅可疑

丘儀所載一幅之制出於事物記而似難全身障蔽三幅別是一制丘氏固取於此矣蓋蓋頭之意如朝

屏溪集 卷之十
祖奉柩等時役人上堂故婦人以此掩面矣一幅既不可障蔽則用三幅之制似好矣

古者卒哭有受服功衰葛經是也未知此禮始於何代而廢於何時耶功衰既用七升熟布葛經用練乎用麤皮乎

功衰者練後受大功之布故謂之功衰矣非指卒哭後受服也第功衰之說雖不出於周公之經而始見於服問雜記其來蓋古矣其廢之也已在朱子以前而未詳的在何時也小祥而練冠功衰男子除首婦人除腰等說雜出於禮記及儀禮疏後來多少節次

皆由此通變出來矣受葛以禮記說觀之實卒哭後事而沙翁謂禮不言熟疑用麤皮今當從之

遷尸後襲且經焉環經當去於此時而括免布當去於何時環經既去而復用於啓殯卒哭時者何義

括髮免布俟襲經時當去之啓殯變服後如未成服時者孝子見柩哀慟尤切其所以爲之也一如初喪時矣第始死三日當專意於送終而許多變節終近繁文家禮則主於敦本故此等曲折一切去之只存括髮免一段此意甚好不可不知如何

奉魂帛入就靈寢今俗多安魂帛于被薦之間未知如何

奉魂帛安於被薦之間恐太泥

喪中時祭禮家以爲不可行者多矣然殺其禮而行之亦可耶

栗谷先生曰時祀使服輕者以一獻行之云禮莫重於時祭而行之以一獻實涉未安三年之內只行忌墓祀朔參等禮若時祭則俟三年喪畢而行之似爲恰好朱子答范伯崇曰四時祭日用墨衰又答胡伯量書曰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似當以答胡書爲

定論

祭用生魚肉是何義既有魚湯肉湯則不必別用生魚肉耶要訣魚肉與湯明是二物所謂湯者原於何禮生用又出於何禮或言溫公祭儀有肉羹之文此卽湯也此說然否若以肉羹爲湯則祭固有飯羹之羹豈不爲疊設之歸耶

朱子謂燕器代以籩豆常饌代以俎肉祭祀之節古今亦不能無異魚肉不必用生物矣第祭用血肉要接生氣者此語類說也其取義槩可知而觀始祖祭用毛血腥肉其義無亦與玄酒不忘本之意同歟鄙

屏溪集 卷之十
家依要訣湯外別具魚肉切膾而薦之未知不悖否也家禮魚肉則未必是生物亦未必是俗所謂湯也似或熟或煮隨宜用之矣湯之稱雖始見要訣而郊特牲鼎俎者蓋亦今之湯也溫公祭儀肉羹安知溫公之意豈必區別於湯羹也

朱子書有支子所得自主之祭之語退溪曰恐是忌祭節祀之類據此則宗子家有故雖墓祭支子亦當自主備行耶

朱子於家禮眷眷者宗法也劉平父書中支子自主祭者本意未能詳知而必不是宗子所主之祭支子得而自主也以其書中畱以奉祀等語觀之沙溪龜峯說似得朱子意矣第忌祭墓祭非如時祭之重宗家有故不行則支子或以紙榜略行一獻或於祝文以宗子有故使某代行之意措辭則既不違重宗之義亦得伸孝子之情矣未知如何

小祥止朝夕哭故近來搢紳家亦或因廢上食之哭以至受弔不哭蓋本於退溪之云退溪說見於何禮耶

既葬止朝夕奠小祥止朝夕哭竊觀聖人制禮之意孝子之心雖無限極而日月稍久則其所以哀之者

不能無淺淡故三季之內哭奠之節誠有所漸殺之者矣然若如來諭小祥後昧然都無一事此何情理文子之喪既除喪越人來弔主人淡衣練冠垂涕洟以對則未除喪而先廢哭豈孝子之心耶上食不哭退溪說見於備要小祥條而沙翁亦疑之似難從之散垂破落據苴衰不補之說似不敢補而未及練已帶無垂之帶亦甚未安

麻經散垂破落甚易矣苴衰不補之說似好

練時直領亦當練否斬衰服中衣直領皆可緝邊耶

衰既練則直領亦當練矣既曰斬衰則其義只當斬其衰矣况中衣乃承衰之服其制本同淡衣而只袂加一幅反屈及肘直領則且本代淡衣者淡衣之制雖斬衰所服皆有緣矣俗制中單衣直領亦究其本則其不可斬邊也明矣

答金誠仲

純行○己亥

示意悉之朱子謂天不可祭而土神民亦可得以祭蓋家宅土神祭之不僭故也大全有祭時祝文則可以知先生之所嘗行而世無見行者則尋常爲知禮者惜之承盛問蓋有意於此執事可謂好古者也節

屏溪集 卷之十
目不敢違勤教以丘儀及要訣參證家禮墓祭土神
條謹錄呈去裁擇也

祭所丘儀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而要訣則只於園
北淨處不但人家地形之難便既曰家宅土神則不
必求之四方當從要訣園北之說而除地則如墓祭
土神之所如何

此祀每於家廟時祀畢而即行故要訣謂別具一分
之饌丘儀亦謂隨俗設饌而家禮墓祭土神用魚肉
米麵食各一大盤蓋祀土神異於家廟之祭也鄙家
於墓祭土神用此例矣家內土神似無異同未知如

何

祝文當用大全所載而依要訣改蘋藻爲酒肴如何
別構數句文亦無妨耶

答韓季明

啓震 ○ 乙卯

虛靈之有無分數承所示終莫之歸一可歎心單言
則氣之精爽也其爲體段虛靈不昧活化不測然氣
既有清濁之不齊矣就其靈活界分細推之則實不
無聖凡等差千百其異是以朱子謂惟聖人之心清
明純粹而蔡氏又言聖人最秀而最靈觀此惟字與
兩最字其靈之不可謂聖凡皆同者可知也至於大

廟

學所謂明德則不是單言心也具性情而言故其重在於德字虛靈雖有分數而其良知良能通天下性不害爲聖凡之皆同矣其曰本體之明云者亦非只是虛靈本體實指惻隱羞惡之發見即上所謂良知良能也雖其著見於虛靈發處豈可以此而本稟之虛靈聖凡無殊耶來教以爲本稟有清濁而清者爲虛靈本體云本稟有清濁而清者爲虛靈本體則其本稟濁底心無此所謂虛靈耶上一半固知相契而於此終始柄鑿幸猛商量也向者沈信夫書至以爲虛靈即心之本體而心之本體人人同得聖凡一

也蓋其言心之本稟清濁聖凡異而虛靈則同此以心與虛靈分之也虛靈之外何處更討此心耶且心之本體皆同則聖凡之心又何處更討其異者耶其用處之千條萬別彼心本善之說者亦已言之矣何據而斥彼之謬也未發時鑑空衡平之體聖凡果皆同也此則雖非聖人清明純粹之心學而至於意誠心正而濁者化爲清明則其於未發之時可見空平之體矣本不可以本稟清濁較論於此矣又雖非有誠正之學能至於變濁爲清也此心之靈活出入升降之際如有霎時未發界則亦可見空平氣像矣豈

皆由此而謂本稟虛靈之元無差別耶幸與仲氏相
議而并示兩見也

與韓季明

戊辰

茲見舍弟書謂見金友元澤金友以先師狀草誚仲
氏兄者多端舍弟言作者本意頗詳悉蓋與弟昨秋
酬酢於金太白者略同矣金友終不肯曰沙溪子孫
其勢不得更相見矣倘有宋君學相以爲曾於先人
座南塘丈來語及東方從祀韓丈言栗尤及我師門
可以從祀云云今於道統之論只舉三先生無怪云
云此語又是別般話誠可訝也前後與仲氏論此非

一二而未聞有此等說况此吾輩平日意所不到則
豈當日所論只舉三先生爲言耶決無是理而人之
爲言何以至此哉方欲專侔於陽谷仰問而兄亦必
無不詳於仲氏之意者茲及之幸示破之

與成仲舉

爾鴻○辛酉

前月中扶五櫬過京口時聞兄入城有日登筵造
膝雖在悲遑之際誠不勝不寐之喜也一簣之地導
迪之方責固重矣而目下世道日乖義理日晦者全
係君德平日負抱想可以一展布之而亦不必只將
晦翁第一奏天顏溫粹者平說而已未知有何等言

屏溪集 卷之十
語聳動 主聽否顧此陔伏窮谷無以相聞多少紆
係有懷畢陳臣分當然然多言無施而只爲虛糜則
此反無義却恐兄渡漢而南者似不待終日而作也
弟重覩旌和旋閉厚地慟隕之極役畢還棲纔數日
矣悲悴屢月懣呻方作悶憐奈何

答曹雲舉

世鵬 ○ 辛酉

所示中庸大義儘好而無以合席相對逐章細討是
甚欠惜若更條錄其疑得件件投示俾蒙講難則庶
幾因此而少多開發尤豈非愚分之幸也五十知非
之感仰認自省之切也向者賤齒之及此也不覺撫

躬慨恨而有此自警之作矣居然又一九年而四九
之非依舊知非之效莫收豈知之淺而無益於所知
耶顧今神益退志益下殆無以更有望矣賢者寧有
此憂敢以舊韻呈上如不欲終棄則俯和投賜警此
昏惰也鵬淵小屋聞今可棲早晚儻成南遊可作一
番文會而恭聽吾友之說經矣

與曹雲舉

壬戌

午人雖或參論豈必至無終之歎第不必招邀同事
模擬近來蕩平揀子矣并配之論建祠後次第事元
非汲汲而第所示云云恐先師之意不如此矣鄙意

屏溪集 卷之十一
本不如此宋子於濂溪祠謂二程以師生不可并享而配之尤翁與先師力主此議君臣父子與師主義同日後奉安時當以周公主享孔子配之此則無更可議矣不須爲疑也

答曹雲舉 乙丑

風雪埋時春事忽已暮矣况天變人妖俱係非常念此一丸世界竟如何歸宿手牘意外承慰不啻濯熱第同衰之歎真如同病之憐而兄猶如此况老於兄耶白首無成之悔徒說何益只是收拾心神隨分看書以爲朝聞夕死之地矣外豈有奇策耶前詢始祖墓祭只當依家禮歲一祭之儀以十月上旬丁日行之陳設儀節似當以墓祀禮從事難可從厥初生民之祖之祭矣如何更宜博考也

答曹雲舉 乙亥

秋末雷震驚懼既淡而時事一切憂虞眈眈之中想同一此心也歲無非常填壑非一人之憂亦奈何萬事都任之而已惟閉戶竊經以了此生而但漆室之憂亦恐閒坐他不得也

答曹雲舉 丁丑

聾證老人常患無怪而若啞則稀有之疾似必風漸

屏溪集 卷之十一
之致悶慮第聾而外言不得入啞而酬酢無所爲則
內心却覺專精正朱子恨旨廢不早者同其意也明
窓靜坐看聖賢書則無損於朝聞之工劃地代言可
以答學者之問在我爲學元無所妨不須看作痼疾
而爲苦也弟暮季怡怡之樂誠不等閒而允令在傍
昕夕相從亦平生樂事但此以文字賓客之酬應無
一日閒靜商量亦足可歎

與曹雲舉別紙

庚辰

昔金松崖有一子名震粹官安陰縣監安陰室內之
喪長子先死只有其妻次子昌錫兄弟在而其主喪

用九菴先生說以長子婦主喪題主蓋宗統甚嚴宗
子雖沒其妻尚在則其弟嫌於兄亾弟及而不敢主
題引周元陽祭錄婦人主祀之禮亦爲主題以此言
之伯氏喪未及立宗之前似當以長子婦主題矣○
只有長子婦則長子婦當主題而伯氏家則長孫伯
氏生時已承重立嫡嫡孫之母實有舅沒姑老之義
而重在於嫡孫夫婦以兩代婦人言之孫婦爲主婦
矣即今主題當在孫婦矣禮意如此須商之○此皆
無可以立宗者言即今伯氏喪家實有次孫之子而
伯氏之所嘗言定者則一依問解說雖未成長之兒

屏溪集 卷之十一
急急立後主題而亦必告君成斜而後爲之未及告君則亦不可爲矣葬需中此爲第一不可不備者須不可以諉之於家貧無力而先辦禮斜事行葬宜矣婦人題主萬萬無着手然後不得已爲之也此既有已定之嫡曾孫則何爲此苟簡之禮耶以婦人題主則無旁題矣○主婦謂喪主之妻也以旁支攝祀則豈更有主婦之位也當以他兄弟子姪孫爲亞三獻矣○次孫之子果爲禮斜主祀則知事公祖位當待三季喪畢遞遷於最長房矣若既遷長房之後則長房事體與宗家稍輕卒哭之後次長房或可移奉矣

宗家則三年未畢之前雖別廟似不可遷奉矣○致祭似可爲之第自本家報官自官報營以俟指揮似無妨矣若其祇迎於殯堂與否三年內致祭本於几筵爲之其節措禮吏自當指揮耳

與朴心甫

正源○丙甲

球疏後層節多端朝廷之議或曰當罪或曰不當罪或曰毀其板而罪疏儒莫肯發者而彼輩看作士禍至於身非臺閣而有官則皆疏必欲以球爲誣告極罪之左相頃進一劄請毀其板而且言球所語誣辱聖祖者雖過而既曰爲聖祖辨誣則不可罪也又

言李弘躋等攬引尤翁而辱之之非 上批悉從之
而弘躋即配秦仁矣弘之疏下林象極等托以同被
罪罰以背父欺君嫁禍士林等語斥左相而以凶臣
某目之元疏則不捧而 特命配文川自此其徒日
以疏赴 闕而朝士儒生此等疏并令勿捧皆不得
入矣數日文學呂必禧戶議李東菴輩連疏斥左相
以不忍聞之說而又以不捧疏斥喉司罔極諸承旨
迸出左相昨已出城諸疏則以 國忌留院矣鄙人
去就以 上候未寧尚未行相見禮只素位而已可
歎

與朴心甫 丁酉

前月聞函丈進住槐山自洛迎候侍留八日自 上
以函丈拘於職名之在身爲難進也 許令遞解本
職仍 命史官偕來不得已轉詣 行宮中間滯留
數日又不能趨程廿四齋宿 仗殿數里許又陳疏
乞解兼帶 上爲開來路并許暫遞函丈以堂下官
服色入見此乃前月廿五日也 上先言向來思見
之意仍問所懷函丈首陳誠正直三字又言春秋大
義而末引衛武公事以戒之 上以服膺感歎等語
答之而仍令進坐牀下握手良久請與共車際遇之

屏溪集 卷之十
隆允翁後初聞其爲 聖德之光士林之譽如何道也
也函丈初計則回 鑿定在廿七欲留一日於 行宮外
追到天安祇送路左而歸廿七日黃江復聞丹陽丈病報萬分危重至有未死之前欲得一訣之語他不暇念即投疏徑還 上批又極隆渥而令史官下來矣老人聞此急報趨程作行損傷難免憂慮萬萬弟廿六日追別天安仍到石谷而離庭已久歸意日促數日後當還洛不得轉向潭上以拜尊丈座下悵戀不可言今方八溪忙草

答朴心甫

戊戌

玉堂洪萬遇乃午人也向上一疏而禍色已兆矣其疏言獨對之非稱安山之忠其斥領相則甚淡而至於函丈則以爲初無一言於上下危疑之際終不仰對於告 廟詢問之日山人調護 儲宮恐不如是云玉堂金仲禮暴陳院請削萬遇即 允之金礪以持平又發遠竄之啓而泮疏辨世徵兼伸函丈所被之誣仍言萬遇嚴斥之宜翌日即 許院啓之竄矣

答朴心甫

庚子

上食設酒誠伸以爲惟奠有酒而上食則無之云今欲依此而葬後則更無設酒時節旋覺未安

屏溪集 卷之十
禮上食雖無設酒之文今俗多飯酒之例上食設酒
蓋用此耶大抵酒者享神中不可無者上食設酒何
必廢之

亾父葬後當行祔祭而曾祖廟在遠祖父方奉五
代祖祧主祥後當入祔于五代祖室中以中一以
上之義就五代祖廟行之如何

祖位在世則不得已用中一以上之禮今既不然而
敢擅行變禮

函丈今此 大喪時聞以士服自處云此說信否
函丈以衰杖成服平日雖不敢承 命自處以草野

人喪祭從厚何可用士服耶傳之者誤矣

孤哀方在衰麻中前喪固無禫而叔父免禫服吉
時亦不可徒然無事設位行祀依慎齋先生所答
而行之如何

主祭者身有重喪不得行禫則他房之免禫只當設
位哭脫而已不可行祀未知如何小大祥支子之追
後聞喪者不得除喪計其聞喪日免除則固不得行
祭只設位哭除與此似無異同矣

答朴心甫 丁未

喪中行吉祭慎齋以爲不可而孤哀見奉祧位爲

六代更無長房埋安

最長房三季畢則祧遷位自當即遷何待宗孫後喪
畢而吉祀以行遷埋之禮耶况哀於當遷之位元非
宗孫者耶祧主奉行之日當只告所祧之位行高年
長者以事由告之似宜矣初無可攝之義未知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

